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日知録卷二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賈鋑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舉人臣黄煒

日知録卷二十四

崑山　顧炎武　撰

祖孫

自父而上之皆曰祖書微子之命曰乃祖成湯是也自子而下之皆曰孫詩閟宫之篇曰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又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是也

高祖

漢儒以曾祖之父為高祖考之於傳高祖者遠祖之名

爾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爲高祖書盤庚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康王之誥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則以受命之君爲高祖文武至康僅四世左傳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爲高祖十二年楚靈王謂右尹子辛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亦謂其始祖之昆弟

藝祖

書歸格于藝祖註以藝祖爲文祖不詳其義人知宋人

稱太祖為藝祖不知前代亦皆稱其太祖為藝祖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幸并州作起義堂頌曰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實惟藝祖儲福之所致十三年封泰山其序曰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此謂唐高祖張說作享太廟樂章曰肅肅藝祖滔滔濬源有雄武劒作鎮金門玄王貽緒后稷謀孫此謂高祖之高祖諱熙追尊宣皇帝者也後漢高祖乾祐元年改元制曰昔我藝祖神宗開基撫運以武功平禍亂以文德致昇平

此謂前漢高祖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册文曰仰藝祖之開基佳江神之效靈此謂金太祖然則是歷代太祖之通稱也

唐武宗會昌三年討劉稹制曰頃者烈祖在藩先天啟聖是以玄宗為烈祖宋王旦封祀壇序烈祖造新邦臻大定經制而未遑神宗求至理致升平業成而中罷是以太祖為烈祖太宗為神宗亦古人之通稱也唐元稹行裴度制曰佑我憲考為唐神宗　呂氏讀詩記引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

今按魏泰東軒筆録稱太祖太宗為藝祖神宗

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書文侯之命汝克昭乃顯祖烈祖顯祖皆謂其始封之君此古人之通稱

冲帝

幼主謂之冲帝水經注漢冲帝詺曰翟義作亂於東霍鴻負倚盩厔芒竹以孺子嬰為冲帝

考

古人曰父曰考一也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書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康誥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酒誥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尹伯奇履霜操曰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自擅兮定為生曰父死曰考之稱而為人子者當有所諱矣

伯父叔父

古人於父之昆弟必稱伯父叔父未有但呼伯叔者若不言父而但曰伯叔則是字之而已詩所謂叔兮伯兮

伯兮揭兮叔于田之類皆字也

今之天子稱親王為叔祖曾叔祖甚非古義禮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稱其先君亦曰伯父叔父左傳昭九年景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伯父惠公十五年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皆稱其先君為伯父叔父之證也故禮有諸父無諸祖宋時亦有皇叔祖之稱而無高曾見容齋四筆

族兄弟

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鄭康成謂九族者據已上至高

祖下及玄孫之親左傳襄公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同族於禰廟註同族謂高祖以下是也故晉叔向言肸之宗十一族賈誼新書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為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為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為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為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是同高祖之兄弟即為族族非疏遠之稱漢書張敞傳廣

川王同族宗室劉調等同族言其與王近親

顏氏家訓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兹以往皆云族人河北雖二三十世猶呼為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疎不忍言族耳梁書夏侯亶傳宗人夏侯溢為衡陽内史辭日亶侍御座高祖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好不辨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當時雖為敏對於理未通

親戚

史記宋世家箕子者紂親戚也馬融王肅以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路史謂但言親戚非諸父昆弟之稱非也曲禮兄弟親戚稱其慈也疏曰親指族內戚指族外古人稱其父子兄弟亦曰親戚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既没雖欲孝誰為孝此謂其父母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此謂其子弟昭公二十年棠君尚謂其弟員曰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三國志張昭謂孫權曰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此謂其父兄戰國策蘇秦曰富貴則親戚畏懼蓋指其妻嫂

哥

唐時人稱父爲哥舊唐書王琚傳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玄宗子棣王琰傳惟三哥辨其罪玄宗行三故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稱之爲四哥三哥亦可謂名之不正也已

玄宗與寧王憲書稱大哥又有同玉真公主過大哥園池詩則唐時宮中稱父稱兄皆曰哥

妻子

今人謂妻為妻子此不典之言然亦有所自韓非子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杜子美詩結髮為妻子席不煖君牀

稱某

經傳稱某有三義書金縢惟爾元孫某史文諱其君不敢名也史記高祖紀高祖奉玉巵起為太上皇壽曰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與此同春秋宣公六年公羊傳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傳失其名也

禮記曲禮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儀禮士冠禮某有子某論語某在斯某在斯通言之也左傳襄公三十年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此又是不能悉數之辭

周人以諱事神牧誓之言今予發武成之言周王發生則不諱也金縢之言惟爾元孫某追錄於武王既崩之後則諱之矣故禮卒哭乃諱

互辭

易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言父又言考書予忍來世以

台為口實言予又言台汝猷黜乃心言汝又言乃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言予又言我越予沖人不卬自恤言予又言卬詩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言爾又言女論語吾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言我又言吾左傳爾用而先人之治命（今監本脫而字依石經補）言爾又言而女喪而宗室言女又言而史記張儀傳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言若言汝又言而詩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言王又言天子乃命魯公俾侯于東言公又言侯

穀梁傳言君之不取爲公也言君又言公范甯解上言君下言公互辭

左傳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言公女又言公子史記齊世家子我盟諸田於陳宗言田又言陳皆互辭也

豫名

詩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子初生而已名之爲后稷也爲韓姞相攸女在室而已名之爲韓姞也皆因其異日之名而豫名之亦臨文之不得不然也

重言

古經亦有重言之者書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遑即暇也詩無已太康已即太也既安且寧安即寧也既庶且多庶即多也左傳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尚即猶也周其有頴王亦克能修其職克即能也禮記人喜則斯陶則即斯也

后

白虎通曰天子之配商之前皆稱妃周始立后晉書后妃傳序亦云爰自夐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今考帝嚳四妃帝舜三妃以至

周初太姜太任太姒邑姜皆無后名（以太姒為后妃乃後人之論）而詩書所云后皆君也春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於是始稱后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而宣王晏起姜后脫簪見於列女之傳此周人立后之據惟左傳哀元年后緡方娠是夏時事疑此後人追稱之辭自春秋以下之文則有以君為后者（如泰始大象及內則稱后王）有以妃為后者襍然於書傳矣

人君之號唐虞曰帝夏曰后商曰王然帝王天子所專后則諸侯皆得稱之周禮量人註后君也言君容王與諸侯易疏凡象稱先王者唯施於天子稱后者兼諸侯故書言肆覲東后羣后四朝禹乃會羣后誓于師伊訓之祠先王侯甸羣后咸在周王大告武成亦曰嗚呼羣后而后夔后羿伯明后寒之稱皆見於傳胤征之篇亦稱胤后康王作畢命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穆王作呂刑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然則禹之降帝而稱后是禹之謙禹之不矜也

諸侯謂之羣后故天子獨稱元后

漢時郡守之於吏民亦有君臣之分故有稱府主爲后者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云赫赫明后柔嘉維則桂陽太守周憬銘云懿賢后兮發聖英晉應詹爲南平太守百姓歌之曰僥倖之運賴兹應后蘭亭宴集有郡功曹魏滂詩云明后欣時豊駕言映清瀾

王

三王之名自後人追稱之而禹之爲王未嘗見於書也

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脩征脩后承王命徂征而夏小正言十有一月王狩夏之王見於書者始此然無稱禹為王者經傳之文凡言夏必曰夏后氏（唐沈既濟議云夏殷二代為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恐亦未然書多士自成湯至於帝乙而左傳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固君人者之通稱矣）周人之追王止於太王而組紺已上至后稷則謂之先公詩禴祀烝嘗于公先王是也通言之則亦可稱之為王書武成惟先王建邦啟土周語太子晉諫靈王自后

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是也

王而尊之曰帝黃歇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是也史記秦本紀昭王十九年王為西帝已而復去之　文王武王獨稱先帝者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王而等之曰諸侯漢王告諸侯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也

君

古時有人臣而隆其稱曰君者周公若曰君奭是也篇中言君奭者四但言君者六而成王之書王若曰君陳穆王之書王若曰嗚呼君牙皆此例也猶漢時人主稱丞相為君侯也漢書兒寛為御史大夫奉觴上壽制曰敬舉君之觴禮記坊記云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故春秋傳中稱君者皆國君然亦有卿大夫而稱為君者莊十一年楚鬬廉語屈瑕曰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襄二十五年鄭子產對晉士莊伯曰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文十年楚范巫矞似謂成

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并二臣通謂之君至家臣則直謂其主曰君昭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癸謂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二十八年晉祁盈之臣曰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哀十四年宋司馬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是也猶鄭伯有之臣稱伯有為吾公儀禮喪服篇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君謂有地者也鄭氏曰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晉語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喪大記大夫君孔氏曰大夫之臣稱大

夫為君周禮調人註主大夫君也此則上下之通稱不始於後代矣

人臣稱君自三代以前有之孟子象曰謨蓋都君

漢書高帝紀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曰人君也上謂天子

漢時曹掾皆稱其府主為君至蒼頭亦得稱其主人為君後漢書李善傳君夫人善在此是也女亦得稱其父為君漢書王章傳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是也婦亦

得稱其舅為君爾雅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没則曰先舅先姑淮南子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列女傳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是也

喪服妾為君鄭氏註曰妾謂夫為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

主

春秋時稱卿大夫曰主周禮太宰九兩六曰主以利得民註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調人主友之讎註主大夫君也　禮記禮運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方氏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

諸侯稱君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 故齊侯唁昭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而南唐降號江南國主亦以奉中國正朔自貶其號若劉玄德帝蜀謚昭烈奘惠陵初無貶絀未帝降魏封為安樂公自可即以本封為號陳壽作三國志創立先主後主之名常璩蜀志因之三國志載鍾會撤蜀將士吏民稱昭烈為益州先主先主之名蓋始於此乃是魏人所稱 孫楚為石苞與孫皓書亦云吳之先主以晉承魏統義無兩帝今千載之後而猶沿此稱殊為不當況改漢為蜀亦出壽筆黄氏日抄曰蜀者地名非國名也昭烈以漢名未嘗以蜀

名也不特昭烈未嘗以蜀名雖孫氏之盟亦曰漢吳既盟同討魏賊是天下未嘗以蜀名之名之者魏人也當時魏已篡漢改稱昭烈為蜀使不得附漢統異代文人不察史家阿枉之故若杜甫詩中便稱蜀主殊非知人論世之學也昔劉知幾論後漢書劉玄列傳以為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宜刊革今之君子既非曹氏司馬氏之臣不當稱昭烈為先主矣綱目亦書帝禪為後主姚燧深以為非見元史傳

諸葛孔明書中亦多有稱先主者本當是先帝傳之中

原改為先主耳杜微傳載孔明書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亦無稱朝廷為主公之理是後人所改

主者次於君之號蘓林解漢書公主云婦人稱主引晉語主孟啗我

陛下

賈誼新書天子卑號稱陛下蔡邕獨斷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義也記曰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上書亦如

之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閤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據此則陛下猶言執事後人相沿遂以為至尊之稱

許善心以陳臣入隋宇文述言其祭陳叔寶文稱陛下名問善心言陛下者本是呼執事之人與尊號不同事乃得釋然後世非天子亦不敢用

足下

今人但見史記秦閻樂數二世稱足下遂以為相輕之辭不知乃戰國時人主之稱也如蘇代遺燕昭王書樂毅報燕惠王書蘓厲與趙惠文王書皆稱足下又如蘓

秦謂燕易王范雎見秦昭王蘇代謂齊湣王齊人謂齊湣王孟嘗君舍人謂衛君張丐謂魯君趙郝對趙孝成王酈生說沛公張良獻項王亦皆稱足下漢書文帝紀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

宋書西南夷傳載諸國表文訶羅陀國稱聖王足下又稱天子足下阿羅單國稱大吉天子足下闍婆娑達國

稱宋國大王大吉天子足下天竺迦毗黎國稱大王足下梁書諸夷傳表文盤盤國稱常勝天子足下干陁利國稱天子足下狼修牙國稱大吉天子足下婆利國稱聖王足下

閤下

趙璘因話録曰古者三公開閤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閤故世俗書題有閤下之稱漢書王尊傳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宰相大僚書往往稱執事

言閤下之執事人耳劉子玄為史官與監修宰相書稱足下韓文公與使主張僕射書稱執事即其例也若記室本繫王侯賔佐之稱晉左思稱左記室梁何遜稱何記室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指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侍者則仕庶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閤下至於初命賔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閤下上下無别其執事纔施於舉人侍者止行於釋子而已今之布衣相呼盡曰閤下雖出於浮薄相戲亦是名分天壤矣彭乘墨客揮犀同

謝在杭五雜俎言閣夾室也以板為之禮記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檀弓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蓋古人置此以庋飲食之所即今房中之板閣而後乃廣之為樓觀之通名如石渠天祿麒麟之類（三輔黃圖云皆蕭何造）或以藏書或以繪像或以為登眺游覽之所（司馬相如上林賦高廊四注重坐曲閣）閤者門旁小戶也（說文）（董賢傳與孔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廼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廼出）因設館於其旁即謂之閤漢書公孫弘傳開東閤以延賢人師古曰閤者小門也東向

開之古人坐以東向為尊避當庭門而引賔客以别於掾史官屬如今官署角門旁有延賔館是也朱雲傳薛宣謂雲曰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故蕭望之傳言自引出閤而雋不疑傳暴勝之為直指使者不疑至門勝之開閤延請是凡官府皆有閤不獨三公也韓延壽傳行縣至高陵入卧傳舍閉閤思過如今之閉角門不聽官屬入也嚴延年傳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朱博傳名見功曹閉閤數責此又是閉角門不聽出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唐制倣之以宣政為前殿紫

宸為便殿前殿謂之正衙天子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乃自正衙喚仗繇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謂之入閤唐六典宣政殿之左曰東上閤右曰西上閤蓋中門不啓而開角門也爾雅小閨謂之閤閨即門也故金門亦謂之金閨謝朓詩既通金閨籍文翁傳諸生傳教令出入閨閤師古曰閨閤內中小門也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身直為閨閤之臣而室中之門亦或用此為稱後漢書曹大家傳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是則二字之義本自不同漢舊儀曰丞相聽事門曰黃閤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人主故以黃塗之謂

之黄閤宋書百官志黄閤主簿省録衆事　鄧琬傳太宗定亂進子勛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諸佐吏竝喜造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黄閤明代以文淵閣藏書而大學士主之故謂之閣老盖亦論經石渠校書天禄之遺意爾然西京但有閣而未以為官曹之稱至後漢始謂之臺閣古詩為焦仲卿作云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陳壽三國志評曰魏世事統臺閣重内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裴松之三國志註引魏畧曰薛夏為秘書丞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秘書署耳謂夏

為不得移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為常魏張閣字子臺唐書職官志光宅元年九月改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杜子美奉贈嚴八閣老詩云扈從登黃閣困學紀聞曰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黃門省故曰黃閣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曰官曹可接聯又將赴成都草堂途中寄嚴鄭公詩云生理祗憑黃閣老此特借黃門為黃閣而亦本於漢人臺閣之稱唐書楊綰傳故事舍人年久者為閣老然則明之內閣實本於此而非取三公黃閣之義其言入閣辦事謂入此內

閤爾而與唐之隨仗入閤不相蒙也閤下之稱猶云臺下古今異名亦何妨乎

相

管子曰黄帝得六相宋書百官志曰殷湯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然其名不見於經惟書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而左傳定公元年薛宰言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禮記月令命相布德和令註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正義曰案公羊隱五年傳曰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

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為秦相後又為丞相也如魏文侯卜相于李克儲子為齊相不必秦國有之史記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杜氏通典曰黄帝六相堯十六相為之輔相不必名官是則三代之時言相者皆非官名相者在王左右之人書曰相被冕服憑玉几高宗立傅說為相而曰王置諸其左右亦此意也如孟子言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周公相武王禮記明堂位周公相武王之類耳左傳

桓公二年太宰督遂相宋公莊公九年鮑叔言于齊侯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昭公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國按當時官名皆不謂之相荀子言孫叔敖相楚傳止言為令尹淮南子言子産為鄭相國傳止言執政左傳羽父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史記則云君以我為相哀公十七年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又是相二官而非相楚王論語今由與求也相夫子是相季氏而非相魯君惟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則似真以相名官者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丘相

杜氏解曰相會儀也如顏爲小相馬之相史記孔子世家乃云孔子爲大司寇攝相事是誤以儐相之相爲相國之相不知魯無相名有司寇而無大司寇也禮記正義引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有五大夫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爲司空者爲小司空也從小司空爲小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爲政又有臧氏爲司寇故知孔子爲小司寇 按左傳隱二年司空無駭杜氏註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然則臧紇爲司寇亦小司寇也 朱子論語集註引此亦不覺其誤

將軍

春秋傳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是已有將軍之文而未以為名也至昭公二十八年閻没女寛對魏獻子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正義曰此以魏子將中軍故謂之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為官名蓋其元起於此公羊傳將軍子重諫曰穀梁傳使狐夜姑為將軍孟子齊欲使慎子為將軍墨子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莊子今將軍兼此三者盜跖篇

淮南子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張武為智伯謀曰晉六將軍又曰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而國語亦曰鄭人以詹伯為將軍又曰吳王夫差黃池之會十行一嬖大夫十旌一將軍禮記檀弓衛將軍文子之喪史記司馬穰苴傳景公以為將軍封禪書杜主者故周之右將軍越世家范蠡稱上將軍魏世家令太子申為上將軍戰國策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漢書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通典曰自

戰國置大將軍楚懷王與秦戰秦敗楚虜其大將軍屈丐至漢則定以為官名矣

相公

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若封王則稱相王司馬文王進爵為王荀顗曰相王尊重是也晉簡文帝及會稽王道子亦稱相王自洪武中革去丞相之號則有公而無相矣即初年之制亦不盡沿唐宋有相而不公者胡惟庸是也有公而不相者常遇春之倫是也封公拜相惟李善長徐達三百年來有此

二相公耳

魏王粲從軍行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二字似始見此

司業

國子司業以為生徒所執之業非也唐歸崇敬授國子司業上言司業義在禮記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云大版謂之業按詩周頌設業設虡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鐘磬之簨虡也今太學既不教樂

於義無取請改國子監為辟雍祭酒為太師氏司業一為左師一為右師詔下尚書集百僚定議以聞議者重難改作其事不行按靈臺之詩曰虡業維樅即此業字傳曰業大版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爾雅大版謂之業左氏昭九年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禮記檀弓大功廢業並謂此也朱涂叟誤解此義而曰大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懸者常防其墜故借為敬謹之義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是也爾雅

業業危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借爲事業之義易傳之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並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於梅賾所上之古文尚書

梁劉勰文心雕龍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論後人追題今周官篇有論道經邦之語蓋梅賾古文之書其時未行然即此二字業字論字亦足以察時世言語之不同矣

翰林

唐書職官志曰翰林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争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雍録曰翰林院在大明宫右銀臺門内稍退北有門牓曰翰林之門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辭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别院以備燕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任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之代張説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垍等名入

禁中謂之翰林待詔掌中外表䟽批答應和文章繼以詔勑文告悉繇中書每多壅滯始選朝官有辭藝學識者入翰林供奉亦有無官而得入者如李白是也然亦未定名制開元二十六年始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内命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軍國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置學士六人内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以獨當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以後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參取新舊二志而其官不見於唐六典蓋書成於張

九齡其時尚未置也

舊書言翰林院有合練僧道卜祝術藝書奕各别院以廩之職官志陸贄與吳通玄有隙乃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請罷其官通玄傳其見於史者天寶初嵩山道士吳筠乾元中占星韓頴劉烜貞元末奕碁王叔文侍書王伾元和末方士栁泌浮屠大通寶歷初善奕王倚興唐觀道士孫準並待詔翰林小說玄宗時有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又如黎幹雖官至京兆尹而其初亦以占

星待詔翰林而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丙午罷翰林醫工相工占星射覆冗食者四十二人順宗紀寶歷二年十二月庚申省教坊樂官翰林待詔伎術官并總監諸色職掌內冗員共一千二百七十人文宗紀此可知翰林不皆文學之士矣趙璘因話録云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欲先賜本司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別日

雍録曰漢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名待詔坐法免上書願養馬黃門金日磾與弟倫没入官輸黃門養馬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馬故亦有畫工又武帝令黃門畫周公負成王圖

以賜霍光則是黄門之地凡善挌五者能養馬者能繪畫者皆得居之故知唐世雜藝之士供奉翰林者正用此例也

成化三年以明年上元張燈命翰林院詞臣撰詩詞編修章懋黄仲昭檢討莊昶上疏言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蘓軾之教坊致語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今張燈之舉

恐非堯舜之道應制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于上伏願采蒭荛之言於此等事一切禁止上怒命杖之謫懋昭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昶桂陽州判官各調外用已而諫官為之申理乃改懋仲昭南京大理寺評事昶南京行人司司副自此翰林之官重矣

洗馬

越語句踐身親為夫差前馬韓非子云為吳王洗馬洗

音銑淮南子云爲吳兵先馬走當作吳王荀子天子出門諸侯持輪挾輿先馬賈誼新書楚懷王無道而欲有霸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滕薛衛中山之君隨而趨然則洗馬者馬前引導之人也亦有稱馬洗者六韜賞及牛豎馬洗廐養之徒漢書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先或作洗又考周禮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註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郤

行備驚奔也又道右職云王式則下前馬是此官右有之矣莊子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張若謵朋前馬

比部

周禮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註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莊子云禮法度數刑名比詳唐時刑部有刑比音毗都官司門四曹通典比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

天寶十一載又改比部為司計至德初復舊唐書職官志比部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勾諸司百寮俸料公廨贓贖調歛徒役課程逋懸數物周知内外之經費而總勾之揚炎傳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宋史職官志比部郎中員外郎掌勾覆中外帳籍凡埸務倉庫出納在官之物皆月計季考歳會從所隸監司檢察以上比部至則審覆其多寡登耗之數考其陷失而理其侵負山

堂考索會計逋欠每三月一比謂之比部故昔人有刑罰與賦斂相為表裏之說今四曹改為十三司而財計之不關刑部久矣乃猶稱郎官為比部何邪

員外

員外之官本為冗秩舊唐書李嶠傳嶠為吏部時志欲曲行私惠冀得復居相位奏置員外官數千人猶近日天啟末之添註京堂以至官寮倍多府庫減耗事在中宗神龍二年通鑑大置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　冊府元龜李嶠韋

嗣立同居選部多引用權勢請置員外官一千餘員其員外官悉恃形勢與正官爭事百司紛競至有相毆擊者

又有謂之員外置同正員者迨乎玄宗猶不能盡革故肅宗乾元二年九月詔曰應州縣見任員外官並任其所適其中有材識幹濟曾經任使州縣所資者亦聽量留上州不得過五人中州不得過四人下州不得過三人上縣已上不得過一人明則副郎而取名員外於義何居當縣定制之初主爵諸臣未考源流有乖名實予不云乎必也正名則斜封墨敕之朝不可沿其遺號

矣

主事

後漢光祿勳有南北庭主事主三署之事於諸郎之中察茂材者爲之然其職不過如掾史之等故范滂遷光祿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亦不止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後因郭泰之言蕃乃謝之而張霸戴封戴就公沙穆並以孝廉爲光祿主事其他府寺則不聞有此名也宋書百官志中書通事舍人下云其下

有主事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吏至後魏則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煬帝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唐時並流外為之尚書省主事六人從九品上門下省主事四人中書省主事四人並從八品下而劉祥道上疏言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省中書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欲參用士流皆以儔類為恥前後相承遂成故事望有釐革稍清其選事竟不行裴光庭傳任門下省主事閻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庭輙然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元

載傳大歷十二年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收載及王縉于政事堂各留繫本所并中書主事卓英倩李待榮及載男仲武季熊並收禁宋史職官志門下省吏四十有九録事主事各三人令史六人書令史十有八人守當官十有九人魏仁浦傳自樞密院小吏遷兵房主事楊億傳時以吏部銓主事前宜黃簿王太冲為大理丞評事億以吏之賤不宜任清秩封還詔書未幾太冲補外是在前代皆掾史之任也明初設六部主事意亦做此永樂十四年永新伯許成以擅杖工部主事王景亮被劾

主簿

周禮司會註主計會之簿書疏云簿書者古有簡策以記事若在君前以笏記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故云吏當持簿簿則簿書也漢御史臺有此官御史大夫張忠署孫寶為主簿而魏晉以下則寺監以及州郡並多有之杜氏通典州佐條下云主簿一人録門下衆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至隋皆有又引晉習鑿齒為桓温荆州主簿親遇深密時人語曰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在當時為要職

郎中待詔

北人謂醫生為大夫南人謂之郎中鑷工為待詔木工金工石工之屬皆為司務其名蓋起於宋時老學菴筆記北人謂醫為衙推舊唐書鄭注傳以藥術依李愬署為節度衙推北夢瑣言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蓍囊藥篋令繼岌破帽相隨以后父劉叟以醫卜為業后方晝寢繼岌造其臥內自稱劉衙推訪女

推訪卜相為廵官廵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以其廵游賣術故有此稱亦莫詳其所始也舊唐書音樂志隋末河內有人貌惡而嗜酒常自號郎中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禮部申禁

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孫太師太保待詔太官郎中等字為民稱

外郎

今人以吏員為外郎按史記秦始皇紀近官三郎索隱曰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通典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皆無員多至千人掌門戶出充車騎其散郎謂之外郎今以之稱吏員乃世俗相褒之辭

門子

門子者守門之人舊唐書李德裕傳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是也王智興為徐州門子今之門子乃是南朝時所謂縣僮梁書沈瑀傳為餘姚令縣南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横遞相庇廕厚自封殖百姓甚患之瑀名其老者為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唐志二品以下有白直執衣皆中男為之

快手

快手之名起自宋書王鎮惡傳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建平王景素傳左右勇士數十人並荆楚快手黄回傳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南史作快手亦有稱精手者沈約自序收集得二千精手南史齊高帝紀王藴將數百精手帶甲赴粲袁粲梁書武帝紀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餘萬人

火長

今人謂兵爲戶長亦曰火長崔豹古今注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爲伍五長爲伯故稱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五人一戶竈置一伯故曰戶伯亦曰火伯以爲一竈之主也通典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唐書兵志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又云十人爲火五火爲團則直謂之火矣宋書卜天與傳少爲隊將十人同火木蘭詩出門看火伴柳子厚叚太尉逸事狀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或作夥誤

婁羅

唐書回紇傳加册可汗為登里頡咄登密施合俱録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合俱録華言婁羅也葢聰明才敏之意酉陽雜俎引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南齊書顧歡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北史王昕傳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于似道我輩五代史劉銖傳諸君可謂樓羅兒矣今本作僂儸　鶴林玉露僂儸俗言猾也宋史張思均起行伍

征伐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為小樓羅焉

白衣

白衣者庶人之服然有以處士而稱之者風俗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史記儒林傳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後漢書崔駰傳憲諫以為不宜與白衣會孔融傳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晉書閻纘傳薦白衣南安朱沖可為太孫師傅胡奮傳宣帝之伐遼

東以白衣侍從左右是也有以庶人在官而稱之者漢書兩龔傳閒之白衣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蘇伯玉妻盤中詩吏人婦會夫希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續晉陽秋陶潛九月九日無酒於宅邊菊叢中坐望見白衣人乃王弘送酒是也人主左右亦有白衣南史恩倖傳宋孝武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魏書恩倖傳趙修給事東宮爲白衣左右茹皓充髙祖白衣左右

唐李泌在肅宗時不受官帝每與泌出軍人環指之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則天子前不禁白清波雜志言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馬及弔慰不敢用

白衣但官府之役耳若侍衛則不然史記趙世家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漢書谷永傳擢之皁衣之吏

詩麻衣如雪鄭氏曰麻衣深衣也古時未有棉布凡布皆麻為之記曰治其麻絲以為布帛是也杜子美詩麻鞋見天子

然則深衣亦用白

郎

郎者奴僕稱其主人之辭通鑑註門生家奴呼其主為郎今俗猶謂之郎主　唐張易之昌宗有寵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等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鄭杲謂宋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安禄山德李林甫呼十郎王鉷謂王鉷為七郎李輔國用事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

五郎程元振軍中呼為十郎陳少游謁中官董秀稱七郎是也其名起自秦漢郎官三國志周瑜至吳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江表傳孫策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世說桓石虔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僮隸已呼為鎮惡郎後周書獨孤信少年好自修飾服章有殊於衆軍中呼為獨孤郎隋書滕王讚周世以貴公子又尚公主時人號曰揚三郎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時文武官人並未署置軍中呼太子秦王

為大郎二郎自唐以後僮僕稱主人通謂之郎今則與臺厮養無不稱之矣韋堅傳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玄宗行第三以天子而謂之三郎亦唐人之輕薄也

又按北朝人子呼其父亦謂之郎北史節義傳李憲為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

門生

後漢書賈逵傳皆拜逵所造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是弟子與門生為二歐陽公孔宙碑陰題名跋曰漢

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愚謂漢人以受學者為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為門生郅壽傳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憲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傳授之門生乎

南史所稱門生今之門下人也宋書徐湛之傳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謝靈運傳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南齊書劉懷珍傳懷珍北州舊姓門附殷積啟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其人所執者奔走僕隷之役晉書劉隗傳周嵩嫁女門生斷道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南史齊東昏侯紀丹陽尹王志被驅急狼狽步走唯將二門生自隨后妃傳門生

王清與墓工始下捶劉瓛傳游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是也其初至皆入錢為之宋書顔竣傳多假資禮解為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梁書顧協傳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怒杖之二十南史姚察傳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厲聲驅出是也故南齊書謝超宗傳云白從王永先又云門生王永先謂之白從以其異於在官之人陳書沈洙傳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顔氏家訓亦以門生僮僕並稱而宋書顧琛傳尚書

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襍以人士其冗賤可知矣梁傳昭不蓄私門生盖所以矯時人之弊乎

守門之人亦有稱門人者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公羊傳閽者何門人也韓非子門人捐水而夷射誅

府君

府君者漢時太守之稱三國志孫堅襲荆州刺史王叡

歔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孫策進軍
豫章華歆為太守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
遠近所歸

官人

南人稱士人為官人昌黎集王適墓誌銘一女憐之必
嫁官人不以與凡子是唐時有官者方得稱官人也杜
子美逢唐興劉主簿詩劍外官人冷
明制郡王府自鎮國將軍而下稱呼止曰官人

對人稱臣

漢初人對人多稱臣乃戰國之餘習刺客傳聶政稱臣嚴仲子亦稱臣史記髙祖紀吕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言多自稱臣猶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西都賦李周翰註臣者男子之賤稱古人謙退皆稱之至天下已定則稍有差等而臣之稱惟施之諸侯王故韓信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陳平周勃對王陵亦曰臣不如君至文景以後則此風漸衰而賈誼新書有尊天子避嫌疑不敢稱臣之説王子

侯表有利侯釘坐遺淮南王書稱臣棄市功臣侯表安平侯鄂但坐與淮南王女陵通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棄市平棘侯薛穰坐受淮南王賂稱臣在赦前免免侯爵皆在元狩元年而嚴助傳天子令助諭意淮南王一則曰臣助再則曰臣助吏因而書之未嘗以為罪則知釘等三人所坐者交通之罪而自此以後廷臣之於諸侯王遂不復有稱臣者爾晉時有自稱民者世說陸大尉對王丞相曰公長民短然王官之於國君屬吏之於府主其稱臣如故宋書孝武

孝建元年十月己未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等奏郡縣內史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詔可齊梁以後王官仍復稱臣隋書百官志諸王公侯國官皆稱臣上於天朝皆稱陪臣而屬吏亦不復稱矣

諸侯王有自稱臣者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是也天子有自稱臣者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景帝對竇太后言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

乃侯之是也

先卿

稱其臣爲卿則亦可稱其臣之父爲先卿宋史理宗紀工部侍郎朱在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同時此如商書之言先正保衡蓋尊禮之辭也

先妾

人臣對君稱父爲先臣則亦可稱母爲先妾左傳晏嬰

辭齊景公曰君之先臣容焉戰國策匡章對齊威王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陳沈烱表言臣母妾劉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

稱臣下為父母

父母二字乃高年之稱漢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為郎是稱其臣為父也史記文帝又問則曰父知之乎是當時面言如此漢書以人主嫌於稱父乃添一字曰父老知之乎失之矣趙王謂趙括母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是稱其臣之母為母也

人臣稱人君

人臣有稱人君者漢書高帝詔曰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

郡縣初立亦有君臣之分故尉繚說秦王曰以秦之强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水經注引黄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

上下通稱

漢書霍光傳鴞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止天子宫中黄霸傳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襍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者為一輩先上殿師古曰殿丞相所坐屋也董賢傳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開後漢書蔡茂傳夢坐大殿註屋之大者古通呼為殿也 三國志張遼傳為起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左思魏都賦都護之堂殿居綺窓是人臣亦得稱殿

也鮑宣傳爲豫州牧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是人臣亦得稱法駕也舊唐書吳元濟傳詔以裴度爲彰義軍節度使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以郾城爲行在蔡州爲節度所是人臣亦得稱行在也

漢人有以郡守之尊稱爲本朝者司隸從事郭究碑云本朝察孝貢器帝庭豫州從事尹宙碑云綱紀本朝是也三國志孫皓傳註郃疇爲會稽郡功曹自言位極朝右晉盧諶贈劉琨詩謬其疲隸授之朝右李善註朝右謂別駕也亦謂之郡朝後漢書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

郡朝是也亦謂之府朝晉書劉琨傳造府朝建市獄是也時琨為并州刺史胡三省通鑑註晉宋之間郡曰郡朝府曰府朝藩王曰藩朝宋武帝為宋王齊高帝為齊王時曰霸朝亦有以縣令而稱朝晉潘岳為長安令其作西征賦曰勵疲鈍以臨朝是也

漢丹陽太守郭旻碑有曰君之弟故太尉虒歸葬舊陵歐陽永叔以人臣為疑蓋徒見唐盧棨駁武承訓造陵之奏以謂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已下舊唐書德肇傳此自南北朝已後然爾按水經注言秦名天子冢曰山

漢曰陵又引風俗通言王公墳壠稱陵書中有子夏陵老子陵及諸王公妃之陵甚多後漢書明章二帝紀言祠東海恭王陵定陶太后恭王陵東平憲王陵沛獻王陵西京雜記董仲舒之墓稱下馬陵李肇國史補武帝幸宜春苑每至此陵下馬時謂之下馬陵歲遠訛為蝦蟇陵也白樂天琵琶行家在蝦蟇陵下住曹公祭橋玄文北望貴土乃心陵墓三國志註陳思王上書言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屋名為宮冢名為陵則人臣而稱陵古多有之不以為異也呂東萊大事記墓之

稱陵古無貴賤之别國語管仲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是凡民之墓亦得稱陵人臣稱鹵簿石林燕語曰鹵簿之名始見於蔡邕獨斷唐人謂鹵櫓也甲楯之别名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為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為君臣通稱（杜氏通典有群官鹵簿　南史顔延之傳嘗乘羸牛車逢子竣鹵簿　王僧儒幼隨其母至市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

今人以皇族稱為宗室考之於古不盡然凡人之同宗

者即相謂曰宗室左傳昭六年宋華亥譖華合比而去之左師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魏書胡叟傳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北齊書邢邵傳十歲便能屬文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張雕傳夷人何洪珍大蒙主上親寵與張景仁結為婚媾雕以景仁宗室自託於洪珍後周書裴俠傳撰九世伯祖貞侯傳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薛端傳為東魏行臺薛循義所逼與宗室及

家僮等走免杜叔毗傳兄君錫及宗室等為曹策所害

徐陵集有在北齊與宗室書

顔氏家訓論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以為非所宜言然夏侯湛昆弟誥曰我王母薛妃登遐又曰蔡姬其祖之繼室登遐則晉人固嘗用之不以為嫌也

人臣稱諒闇晉書山濤傳除太常卿遭母喪歸鄉里詔曰山太常尚居諒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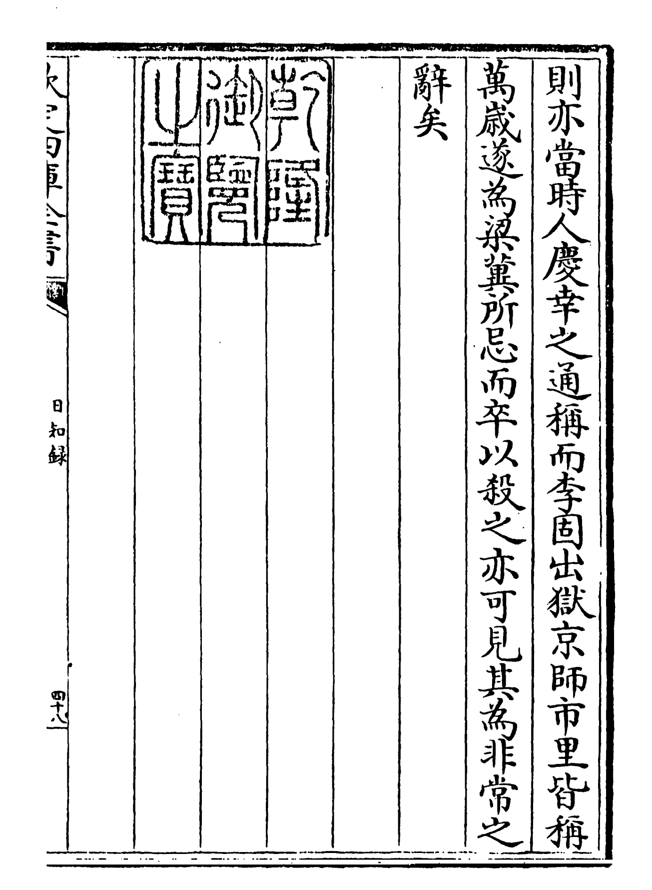
人臣稱大漸列子季梁得疾七日大漸齊王儉褚淵碑

文景命不永大漸彌留任昉竟陵王子良行狀大漸彌留話言盈耳沈約安陸王緬碑文遘疾彌留欻焉大漸隋鷹揚郎將義城子梁羅墓誌大漸之期春秋六十有一唐王紹宗為其兄玄宗臨終口授銘吾六兄同人見疾大漸惟幾盧藏用蘓許公瓌神道碑文大漸之始遺令遵行

書武成埀拱而天下治記玉藻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頫霤垂拱是垂拱之云上下得同之也

人臣稱萬歲

後漢書韓稜傳竇憲有功還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謟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然考之戰國策言馮煖爲孟嘗君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史記但云坐者皆起再拜馬援傳言援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吏士皆伏稱萬歲馮魴傳言責讓賊延褒等令各反農桑皆稱萬歲吳良傳註引東觀記歲旦郡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掾史皆稱萬歲



則亦當時人慶幸之通稱而李固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遂為梁冀所忌而卒以殺之亦可見其為非常之辭矣

日知録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日知録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舉人臣黄　煒

日知錄卷二十五　　崑山　顧炎武　撰

重黎

左傳蔡墨對魏獻子言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犁即黎字異文是重黎為二人一出於少昊一出於顓頊而史記楚世家則曰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

黎太史公自序則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宋書載晉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乃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於夏商世序天地其在於周不失其緒似以重黎為一人不容一代乃有兩祖亦昔人相沿之謬劉昭後漢天文志曰司馬遷以世黎氏之後為太史令則已覺其謬矣　索隱引劉氏曰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

昊之重此順非而曲為之說

巫咸

古之聖人或上而為君或下而為相其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固非後人之所能測也而傳者猥以一節概之黃帝古聖人也而後人以為醫師伯益古賢臣也而世有百蟲將軍之號以彼事蹟章章在經籍者且猶如此若乃堯之臣名羿而有窮之君亦名羿堯之典樂名夔而木石之怪亦為夔湯居亳而亳戎之國亦名湯夫

尚以其名而疑之則道德之用微而謬悠之說作若巫咸者可舁焉書君奭篇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安國傳賢咸子巫氏史記殷本記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咸當為賢字之誤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榖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四篇孔安國傳曰巫咸臣名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孔穎達正義曰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為氏名咸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按君奭咸子巫賢父子並為大臣必

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則巫咸之爲商賢相明矣史記正義謂巫咸及子賢冢皆在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盖二子本吳人云越絶書云虞山者巫咸所出也是未可知而後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則史記天官書所云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者也言卜筮則吕氏春秋所謂巫彭作醫巫咸作筮者也

周禮簭人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

巫環鄭玄注此九巫皆當讀為筮字之誤也言巫鬼則莊子所云巫咸袑曰來楚辭離騷所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史記封禪書所云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曰孔安國尚書傳云巫咸臣名今云巫咸之興自此始則以巫咸為巫覡然楚辭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公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大戊使禳桑穀之災故云然許氏說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為神則秦詛楚文所云不顯大神巫咸者也封禪書荊巫祀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索隱曰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而又或以巫咸為黃帝時人歸藏言黃神將戰筮於巫咸是也以為帝堯時人鄭

璞巫咸山賦序地理志曰巫咸山在安邑縣東水經注鹽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

言巫咸以鴻術為帝堯醫是也以為春秋時人莊子言

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言神巫季咸自齊來處於鄭是

也枚乘七發扁鵲治內巫咸治外文選呂向注扁鵲巫咸皆鄭人按列子莊子皆言鄭有神巫曰季咸而扁鵲則鄭人字形相混亦以為鄭也至山海經海外西經言巫咸國在女丑

北左手操青蛇右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

也注採藥往來大荒西經言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

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禮

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注羣巫上下此山採之也

淮南子地形訓言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則益荒誕不可稽而知古賢之名為後人所假託者多矣

河伯

竹書帝芬十六年雒伯用與河伯馮夷鬭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上甲微也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是河伯者國居河上而命之為伯如文王之為西伯而馮夷者其名爾楚辭九歌以河伯次東君之後則以河伯為神

天問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王逸章句以射為實以妻為夢其辭遠遊令海若舞馮夷則曰馮夷水仙人也是河伯馮夷皆水神矣穆天子傳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注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氷夷山海經中一作從極之淵深三百仞惟氷夷恒都焉氷夷人面乘兩龍郭璞注氷夷馮夷也即河伯也郭璞江賦氷夷倚浪以傲睨莊子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喜注引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為水仙是為河伯是以馮夷死而

為神其説怪矣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以馮夷為河伯之妻更恠楚辭九歌有河伯而馮夷屬海若之下亦若以為兩人大抵所傳各異而謂河神有夫人者亦秦人以君主妻河鄴巫為河伯娶婦之類耳淮南子馮夷大丙之御注二人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魏書髙句麗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妻朱蒙自稱為河伯外孫則河伯又有女有外孫矣真誥載有一人旦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

伯遂與相見予白璧十雙教以水行不溺法注曰河侯河伯故當是兩神邪

湘君

楚辭湘君湘夫人亦謂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初不言舜之二妃王逸章句始以湘君為水神湘夫人為二妃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盖三妃未之從也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

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湘江之間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雒之有虙妃也此之為靈與天地並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攷之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

不從征死不從葬且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原其致謬之繇繇乎俱以帝女為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此辨甚正又按遠遊之文上曰二女御九招歌下曰湘靈鼓瑟是則二女與湘靈固判然為二即屈子之作可證其非舜妃矣後之文人附會其說以資諧諷其瀆神而慢聖也不亦甚乎

禹崩會稽故山有禹廟而水經注言廟有聖姑禮樂緯云禹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夫舜之湘妃猶禹之聖姑也

甚矣人之好言色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經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女媊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曰明星河伯水神也而有妻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常儀古占月之官也而淮南子以為羿妻竊藥而奔月名曰常娥霜露之所為雪水之所凝也而

淮南子云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高誘注天神青葽玉女巫山神女宋玉之寓言也而水經注以為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李善高唐賦注引襄陽耆舊傳曰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雒水宓妃陳思王之寄興也而如淳以為伏羲氏之女漢書音義伏羲氏之女溺雒水為神嵞山啓母天問之襍說也後人附以少姨以為啓母之妹今少室山有阿姨神而武后至封之為玉京太后金闕夫人青溪小姑為蔣子文之第三妹則見於楊烱之碑楊烱少姨廟碑曰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并州妬女為介子推之妹則見於李諲

之詩見下小孤山之訛為小姑也歐陽公歸田錄杜拾遺之訛為十姨也黄氏日鈔是皆湘君夫人之類而九歌之篇遠遊之賦且為後世迷惑男女瀆亂神人之祖也或曰易以坤為婦道而漢書有媪神之文郊祀歌媪神蕃釐張晏曰媪者老母之稱坤為母故稱媪於是山川之主必為婦人以象之非所以隆國典而昭民敬也已

金元好問承天鎮懸泉詩注曰平定土俗傳介子推被焚其妹介山氏恥兄要君積薪自焚號曰妒女祠唐書高宗

調露元年九月辛并州道出妬女祠其碑大歷中判官李諲撰辭旨殊謬至有百日積薪一日燒之之語鄉社至今以百五日積薪而焚之謂之祭妬女其詩有曰神祠水之滸儀衛盛官府頗恠祠前碑稽攷失莽鹵吾聞允格臺駘宣汾洮障大澤自是生有自來歸有所假而而即如字自經溝瀆便可尸祝之祀典紛紛果何取子胥鼓浪怒未洩精衛銜薪心獨苦楚臣百問天不酧肯以誕幻虛荒驚聾瞽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綿綿流萬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

道未有介山之前復誰主山深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
靈真誰敢侮稗官小説出閭巷社鼓村簫走翁嫗當時
大歷十才子爭遣李諲鐃陋語此是千古正論杜氏通
典汾陰后土祠為婦人𡓨像武太后時移河西梁山神
𡓨像就祠中配焉開元十一年有司遷梁山神像於祠
外之别室夫以山川之神而人為之配合其瀆亂不經
尤甚矣張南軒集言舜廟中有武后像即日投之江中
泰山頂碧霞元君宋真宗所封世人多以為泰山之女

後之文人知其說之不經而撰爲黄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褒封固眞以爲泰山之女也今攷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說則晉時已有之張華博物志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名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自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此一事

也干寶搜神記後漢胡母班嘗至泰山側為泰山府君所名令致書於女婿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復為河伯致書府君此二事也魏書高句麗傳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列異傳記蔡支事又以天帝為泰山神之外孫自漢以來不明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事之於是封嶽神為王則立寢殿為王夫人有夫人則有女而女有壻又有外孫矣唐宋之時但言靈應即加封號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又攷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段承根傳父暉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言訖乘馬騰空而去集異記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岱嶽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下車言此三郎子七郎子也文獻通攷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為威雄將軍宋大中祥符元年

十月封禪畢親幸加封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為將軍為公則封其女為君正一時之事爾

又攷管子對桓公曰東海之子類於龜不知何語而房玄齡注則以為海神之子又元劉遵魯漠島記曰廟中神妃相傳為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則山亦有女曷足怪乎

共和

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

周公名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静為王以二相為共和非也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其名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名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即左氏王子朝所謂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者也但其言共伯歸國者未合古者無天子之世朝覲訟獄必有所歸吕氏春秋言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

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按此則天下朝乎共伯非共伯至周而攝行天子事也共伯不以有天下為心而周公名公亦未嘗奉周之社稷而屬之他人故周人無易姓之嫌共伯無僭王之議莊子曰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共首今之共山亦謂之共頭荀子武王伐紂至共頭而山隧呂氏春秋武王使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蓋其東道以終得全神養性之術者矣畢拱辰曰按金氏通鑑前編厲王三十七年出奔彘五十一年崩於彘其紀年亦與竹書不合

左傳鄭太叔出奔共注共國今汲郡共縣史記春申君

傳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田敬仲完世家王建降秦秦遷之共餓死齊人歌之曰松邪栢邪住建共者客邪漢書功臣表有共莊侯盧罷師唐書地理志衛州共城縣武德元年置共州即今衛輝府輝縣詩序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此别一共伯共者諡也非共國之共也

今輝縣有共姜臺後人之附會也

介子推

介子推事見於左傳則曰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

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呂氏春秋則曰負釜蓋簦終身不見二書去當時未遠為得其實然之推亦未久而死故以田禄其子爾史記之言稍異亦不過曰使人名之則亡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之山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而已立枯之說始自屈原燔死之說始自莊子容齋三筆以為始自劉向新序非也楚辭九章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公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遊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莊子則曰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盜跖篇　東方朔七諫丙吉傳長安士伍尊書劉向說苑新序因之水經注引王肅喪服要記桂樹之問亦辨以為誣於是瑰奇之行彰而廉靖之心沒矣今當以左氏為據割股燔山理之所無皆不可信

魏武帝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湖鴈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為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

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後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為寒食自餘禁斷

冊府元龜龍星木之精也春見東方心為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介子推以此日被焚禁火

路史燧人改火論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昔者燧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四時五變榆柳青故春取之棗杏赤故夏取之桑柘黃故季夏取之柞楢白故秋取之槐檀黑故冬取之皆因其性故可救時疾予嘗攷之

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之卯為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官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為季春將出火而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民咸從之時則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地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癘而民以寧鄭以三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為必災

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熟食斷煙謂之龍忌蓋本乎此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因火出而警之仲秋火入則不警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宮禁尚嚴也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與夫汝南先賢傳陸翽鄴中記等皆以為為介子推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為之禁火吁何妄邪是何異於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為之朝夕者乎子初賦潮知此妄記而或者謂昔人言潮無出子胥前者因為舉書朝宗之語而齊景嘗欲遵海觀朝儛矣且屈原云聽潮水之相擊而易亦有行險不失信之言自有天地即有此潮豈必見紙上而後信哉子胥漂於吳江適有

祠廟當潮頭不知丹徒南岊等潮且復為誰潮邪

予觀左氏史遷之書曷嘗有子推被焚之事况以清明寒食初靡定日而琴操所記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日也古人以三月上巳祓禊以清明前三日寒食初無定日後世既已一之而又指為三月之三妄矣周舉傳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以子推焚骸神靈不樂舉火然則介子又將以冬中亡矣非可信也

夫火神物也其功用亦大矣昔隋王劭嘗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曰古者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晉時有人以雒陽火渡江世世事

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温酒炙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自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夫火惡陳薪惡勞晉代荀勗進飯亦知薪勞而隋文帝所見江寧寺晉長明鐙亦復青而不熱傳記有以巴豆木入爨者爰得洩利而糞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惡然則火之不改其不疾者鮮矣泌以是益知

聖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時五變者豈故為是煩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東晉初有王離妻李將河南火渡江云受於祖母王有遺書二十卷臨終戒勿絕火遂常種之傳二百年火色如血謂之聖火宋齊之間李嫗年九十餘以火治病多愈嫗死人為葬之號聖火冢每陰雨見火出冢門今號其處為聖火巷金陵故事云禪衆寺前直南小巷也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先漢武帝猶置別火令丞典司燧事漢書大鴻臚有別火令丞後世乃廢之邪方石勒之居鄴也於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門襄國西門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人禽死以萬數千里摧

折秋稼蕩然夫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為為之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為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參墟參辰錯行不毘和所致

杞梁妻

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

孟子則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說死則曰杞梁華舟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書而列女傳上文亦載左氏之言夫既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城下且莊公既能遣弔豈至暴骨溝中崩城之云未足爲信且其崩者城

耳未云長城長城築於威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按魏惠王二十年乃齊威王之二十七年非閔王而齊之長城又非秦始皇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為之崩則又非杞梁妻事矣夫范郎者何人哉使秦時别有此事何其相類若此唐僧貫休乃據以作詩云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則竟以杞梁為秦時築城之人似并左傳孟子而未讀者矣

古詩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崔豹古今注樂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按此則又云杞之都城春秋杞成公遷於緣陵今昌樂縣文公又遷於淳于今安丘縣其時杞地當已入齊要之非秦之長城也

池魚

東魏杜弼檄梁文曰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後人每用此事淸波雜志云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古有池仲魚者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據此則池魚是人姓名風俗通已有此說按淮南子云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為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為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則失火與池魚自是兩事後人誤合為一耳

攷池魚事本於呂氏春秋必已篇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此後人用池魚事之祖祖君彥為李密檄文曰燕巢衛幕魚遊宋池

莊安

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改曰嚴凡漢書載謚姓為嚴者皆類此則是嚴姓本當作莊今攷史記有莊生莊賈莊豹樗里子傳莊舄莊忌

莊助莊青翟莊熊羆莊參莊蹻莊芷淮南王安傳而獨有嚴君疾樗里子傳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正義曰蓋封蜀郡嚴道縣因號嚴君疾名也嚴仲子嚴安鄧伯羔謂安自姓嚴胡身之通鑑嚴延年注曰此嚴非莊助之嚴自是一姓戰國時有濮陽嚴仲子然漢書藝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是安本姓莊非嚴也嚴君平亦姓莊揚子法言蜀莊沈冥是也嚴尤亦姓莊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桓譚新論曰莊尤字伯石避明帝諱改之又改莊周為嚴周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老子嚴周敘傳貴老嚴之術

改楚之莊生為嚴先生古今人表嚴先生師古曰即殺陶朱公兒者也王褒洞簫賦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李善注七畧有莊春言琴王莽傳有掾嚴春非此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藝文志常侍郎莊悤奇賦十一篇嚴助賦三十五篇師古曰上言莊悤奇下言嚴助史駁文嚴助傳作嚴悤奇

李廣射石

今永平府盧龍縣南有李廣射虎石廣為右北平太守

而此地爲遼西郡之肥如其謬不辨自明水經注言右北平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亦非也攷右北平郡前漢治平剛後漢治土垠酈氏所引魏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此後漢所治之土垠而平剛則在盧龍塞之東北三四百里乃武帝時郡治李廣所守今之塞外其不在土垠明矣又攷西京雜記述此事則云獵於冥山之陽莊子言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彪注冥山北海山名是廣之出獵乃冥山

而非近郡之山也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韓詩外傳張華博物志亦同是射石者又熊渠而非李廣也呂氏春秋作養由基王充論衡同黃氏日鈔曰此事每載不同要皆野人相承之妄言耳即使二事偶同而太史公所述本無其地今必欲指一卷之石以當之不已惑乎

後周書李遠傳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兎射之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

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羨其美李廣熊渠二事併用

大小山

王逸楚辭章句言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啟乃曰桂吐花於小山之上梨翻葉於大谷之中庾肩吾詩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庾信枯樹賦小山則叢桂

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是以山為山谷之山失其旨矣

梁書何胤二兄求點並棲遯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

丁外人

丁外人非名言是蓋主之外夫也猶言齊悼惠王肥高帝外婦之子也（史記齊悼惠王肥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服虔曰外人主之所幸也然王子侯表有山原孝侯外人齊孝王五世孫乘丘侯外人中山靖王曾孫則是姓劉而名外

人不知何所取義

毛延壽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閒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

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眞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據此則畫工之圖後宮乃平日而非匈奴求美人時且毛延壽特衆中之一人又其得罪以受賂而不獨以貽君也後來詩人謂匈奴求美人乃使畫工圖形而又但指毛延壽一人且没其受賂事失之矣

名以同事而晦

吕氏春秋言秦穆公興師以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師是奚施為弦高之友（淮南子作蹇他）而左氏傳不載淮南子言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宋玉笛賦亦以荆卿宋意並稱（水經注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是宋意為高漸離之侶而戰國策史記不載

戰國策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注云堅政之副

猶秦武陽挾聶政告嚴仲子曰其勢不可以多人未必
有副淮南子注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
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
翁仲君何是也今人但言翁仲不言君何

名以同事而章

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攷之書曰啓呱呱
而泣予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以受名華周杞梁
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攷之列女傳曰哭於城下七

日而城爲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左傳但言獲杞梁不言獲華周

人以相類而誤

墨子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於商范蠡流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伍員之誤也史記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未聞去相必令尹子文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

嘗車裂必蘋秦之誤也易林貞良得願微子解囚微子未嘗被囚必箕子之誤也晉潘岳太宰魯武公誄秦亡蹇叔春者不相蹇叔之亡不見於書必百里奚之誤也呂氏春秋蹇叔有子曰申與視注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也按孟明視百里奚之子後魏穆子容太公呂望碑文大魏東苞碣石西跨流沙南極班超之柱北窮竇憲之誌班超未嘗南征必馬援之誤也後周庾信擬詠懷詩麟窮季氏罝虎振周王圈季氏未嘗獲麟必叔孫之誤也

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子路未嘗見夏南葢衛南子之誤

傳記不攷世代

張衡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以證圖讖為後人偽作今按傳記之文若此者甚多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未有三晉輕重篇稱魯梁秦趙其時未有梁趙稱代王其時未有代王國語句踐之伯陳蔡之君皆入

朝其時有蔡無陳說苑句踐聘魏其時未有魏又言仲尼見梁君孟簡子相梁其時未有梁魯亦無孟簡子又言韓武子出田欒懷子止之韓氏無武子又言楚莊王以椒舉為上客椒舉事靈王非莊王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隨會不與文公咎犯同時趙襄子攻翟一朝而兩城下有憂色孔子賢之趙襄子為晉卿時孔子已卒顏闔見魯莊公顏闔穆公時人去莊公十一世史記孔子世家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孔子時甯氏已

滅扁鵲傳虢君出見扁鵲於中闕其時虢亡已久龜筴傳宋元王宋有元公無元王莊子見魯哀公而其書有魏惠王趙文王魯哀公去趙文王一百七十歲韓非子扁鵲見蔡桓侯桓侯與魯桓公同時相去幾二百歲越絕書晉鄭王晉鄭未嘗稱王又言孔子奉雅琴見越王越滅吳孔子已卒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鹽鐵論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又言臧文仲治魯勝